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戊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熟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

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孝象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

豮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佗惡禁之便無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太壯象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  
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  
後却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  
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  
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  
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  
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  
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

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  
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文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  
見羣龍無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  
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  
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  
為首六爻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  
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  
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



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天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爲長安漕明道爲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



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  
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  
時便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  
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  
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  
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鷙狼若此太史  
公謂有七十萬衆未知是否然書亦自云紂之衆

若林三年之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  
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  
有三年先儒誤妄遂轉爲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  
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  
却

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  
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  
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  
六爲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  
便不是純陰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

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如此這裏

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便道

問枯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



劇秦文莫不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大元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須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元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特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



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佗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性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樑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焉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可移哉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恠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  
便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者  
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  
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  
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富  
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  
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  
未嘗有才焉是豈入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

曰畫之所爲有措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  
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  
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  
可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故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  
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  
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  
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  
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



才如何先生云士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為賓主當是特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特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後取其一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云本

生曰某斷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朴野後進於禮樂



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蓋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爲野而自以當時爲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故孔子曰則吾從先進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纔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曾司寇便是爲兆

六字云有人云先生除國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

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佗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湏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

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



因佗人道是了方是佗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  
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  
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則  
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  
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  
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  
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  
未敢信胡本註云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  
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誤也  
屢空兼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皆值便生計

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  
也呂與叔解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  
殖處亦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  
處是佗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  
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為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  
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只要精一之也精  
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  
以一守以中行只為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及大雅小雅是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脩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采之者順水而來之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皆是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焉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

明人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為美



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曾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入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

言舜言曾子為孝不可謂曾子舜過以孝也

克明峻德只是說能明峻德之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



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今周勃先入北軍  
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  
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  
當以王陵爲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  
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  
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  
他從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  
及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刀追亡者也

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  
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  
之死爾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  
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  
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夜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  
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  
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  
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



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  
然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  
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  
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  
任曆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其  
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苞人繼肉  
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  
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  
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  
者只與折支自後來爲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

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  
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  
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  
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  
問備辨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  
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  
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問今  
今無封號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者不不一作  
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



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  
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特別時說  
范堯夫爲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  
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  
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  
聞先生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  
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  
生曰公果有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  
云恐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  
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佗臣子張樂大排  
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  
只令通判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  
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  
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佗既不  
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爲帥  
君小人須是切已乃知思量若只與佗物事佗自  
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堯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  
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



謂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姨夫作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問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先朝則知其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

我土地某須領佗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佗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承順佗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佗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繫臺省臺省繫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



鍾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  
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佗官不得若又做佗底  
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謂程公孫故

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

清一作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繫一作天安用尤臧氏因

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  
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  
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  
在其間又問邢七又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

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  
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  
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  
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  
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  
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  
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  
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率上一文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文也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佗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或  
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  
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  
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

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  
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  
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  
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  
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  
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  
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  
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  
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  
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  
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便亂說只如原  
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  
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諸葛亮可  
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已  
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  
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  
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  
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  
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  
弱者兼之非謂拜兼取佗只爲助佗與之相兼也  
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  
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



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  
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  
不事高祖常言爲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  
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  
事高祖如此

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  
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  
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  
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  
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

德多水火一作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  
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  
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  
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  
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  
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佗如此  
後來其弟戩亦學佗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  
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



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運氣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

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為者其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恠其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其湏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



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  
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  
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  
月爲初月蒸餅爲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  
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  
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  
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  
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  
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  
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

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  
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  
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  
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  
門皆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  
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  
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纔說無知  
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



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蘇炳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磁枕中不如此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本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鰲隅問某如何看荅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



無丘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者用處如何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



